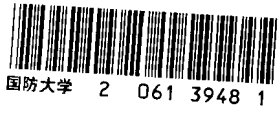


唐亮將軍

軍
光

國防大學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1 3948 1

唐亮将军

军 光



国防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20号

唐亮将军

军 光

出版发行	国防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防化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开 本	大32开·8.75印张·216千字
版 次	1993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
印 数	1—5000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3号

邮编：100091

ISBN 7-5626-0417-7/D·232

定价：5.20元

60529/07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是任南京军区政委时的唐亮。



长征到达陕北时，年仅25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西安附近合影。左六为唐亮，左五为肖华，左七为杨德志。



1947年2月鲁南战役前夕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合影。从左至右：一纵司令叶飞，八师政委丁秋生，二纵政委韦国清，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唐亮，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渠，副政委谭震林。



解放初期，和粟裕一起观察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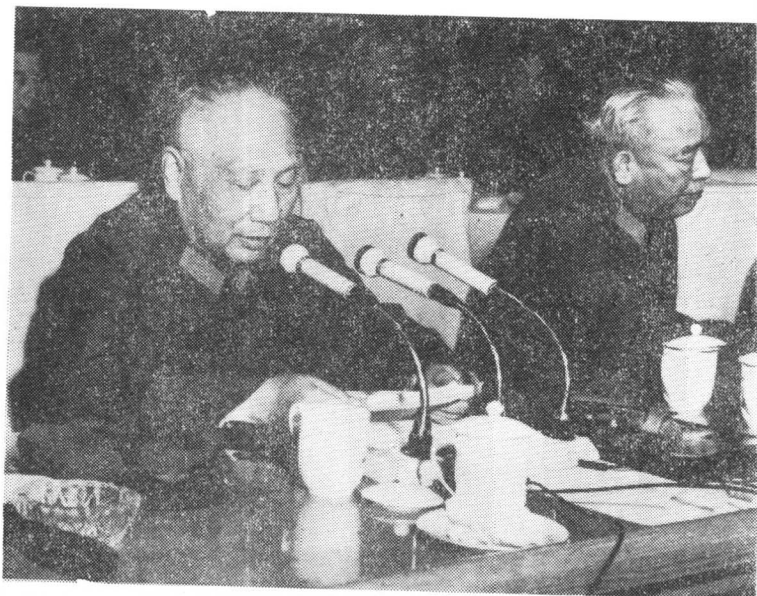
▲ 50年代初，在繁忙工作中坚持学习。



◀ 50年代中期，在南京军区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上发言。



70年代初，唐亮和肖克一起陪同到军政大学视察的朱德委员长。



80年代初，任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时的照片。



1984年4月，为南京“少年之声报”小记者题词。

80年代
初，和夫人
张锐在一起。



目 录

- 第 一 章 苦难的童年…………… (1)
- 第 二 章 在革命的洪流中…………… (13)
- 第 三 章 从连政委到团政委…………… (26)
- 第 四 章 征途上…………… (47)
- 第 五 章 从冀鲁豫到湖西…………… (70)
- 第 六 章 滨海两年…………… (76)
- 第 七 章 出任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92)
- 第 八 章 外线出击中的“陈唐兵团” …… (106)
- 第 九 章 新式整军运动前后…………… (120)
- 第 十 章 豫东战犹酣…………… (137)
- 第十一章 大决战前后…………… (162)
- 第十二章 南京军管…………… (186)
- 第十三章 政治委员…………… (200)
- 第十四章 家风·情操…………… (215)
- 第十五章 动乱之中…………… (231)
- 第十六章 最后时光…………… (257)
- 后 记 …………… (275)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夏至前后，江南一派旖旎风光。蓝湛湛的天空象一片空阔静谧的海洋，朵朵白云飘过，忽聚忽散，宛若参差不齐驰向天边的风帆。山谷中，阳雀悠徐地发出婉丽的啼鸣；田野里，满是稻田的碧绿和油菜花的金黄。泥土的潮气混合着野花野草的芬芳，弥漫在湘东秀丽的田野上。

公元1910年6月13日，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火石岭（又叫窟下塘）一户贫苦的农民家中又有一个幼小的生命降临到这多难的世界里。他，就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将领唐亮上将。

当他呱呱落地的时候，中国的历史正处在满清王朝崩溃的前一年，在政治、经济、社会的震颤中，旧的在解体，新的在生长，各种组织在解体中组合，各种力量在消失中滋长……这一切，远离都市的乡民们是毫无感觉的，重要的是，他们有了长子长孙。

按照家谱，唐亮属“昌”字辈，取名叫“昌贤”，希望他长大能成一个昌盛家业的贤才。

唐家祖上是个大家族，后来死的死，走的走，只剩下十余间土墙瓦顶的房屋孤零零地才立在那里，显示着曾有过的兴旺。

祖父唐际虞，是位正派耿直的忠厚长者，年青时考上过秀才，后因经济拮据，缺少盘缠，便没有再往上考了。那时，秀才在穷乡僻壤间便是个很有脸面的人了，家里虽穷，但哪家有了红

白喜事，都要请他到场；平时有个文字来往，也多烦他代劳。晚年每况愈下，为了维持生计，在家里办了个私塾，教附近的孩子念点“之、乎、者、也”的老书，收些束脩，以助开支。

父亲唐隆炬、母亲黄秀贞都是勤劳淳朴的庄稼人，他们除了侍奉老人外，还租种了别人的一些田地。唐隆炬年富力强，精通农活，在方圆几十里，称得上是作田的“行家里手”。黄秀贞温淑贤惠，通情达理，善理家务，受到乡人的交口称道。

童年留在昌贤记忆中的，是痛苦和磨难。

昌贤出世后，家境式微，一家人靠着3亩薄地，一小块种着油茶的山坡地和房前屋后的一小块果园以及租种的田地，省吃俭用，过着贫寒的生活。令老人们担心的是，小昌贤先天不足，体弱多病，祖母怕他活不长，抱着他到庙里烧香求佛，取“佛成”为乳名，以期在佛的灵光庇护下祛病延年，因此，家中长辈又同时叫他“佛成”。

在他3岁那年，随着祖父的去世，失去了教私塾所得的收入，家境也急剧败落了。唐隆炬和两个兄弟分了家，所剩家产，全部留作祖母养老之用，唐隆炬一家一下沦为赤贫，单靠租种别人十几亩田地为生。

穷人孩子多，这种现象在中国农村比比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家里又陆续添了二弟昌征、三弟昌实，使本来就很难的生活变得更加窘迫。

以前唐隆炬身体强壮，很能干活，每天晚饭后，常让昌贤骑到他的肩膀上，乐呵呵地串门会友；后来在精神忧闷、生活困苦的重压下，加上多年操劳过度，身体越来越坏，经常卧病在床，虽然拼力苦撑，仍不能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所需，时常断炊挨饿，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加之不断借债、赊账、欠租、欠息，搞得负债累累，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家里经常笼罩着悲凄的愁云，唐隆炬的脾气也越来越坏，经常无端地向妻子和孩子发

火，还不到40岁，深深的皱纹就爬满了额头，两只眼睛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他象一辆吱嘎作响的不堪负重的老牛破车，在人生的小路上蹒跚苦行。

这一切，使昌贤那颗幼小而敏感的心灵过早地接触到了社会的丑恶和生活的艰难，逐渐形成了他不苟言笑的内向性格。

二

昌贤虽说长得瘦小，但自小聪明伶俐，是个规矩而好学的孩子。家里来了客人，他总喜欢偎倚在大人怀中，眼睛一眨不眨地听他们讲话，有时冷不丁插上一句，常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人们都夸他“少年老成”。不知是常在祖父身旁耳濡目染的缘故，还是人们常说的“隔代遗传”，祖父身上清高好学，洁身自好，恬静淡泊的特质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祖父是个不得志的书生，有不少书，昌贤总喜欢翻；到了6岁，什么《三字经》、《百家姓》都能琅琅上口。儿子爱读书，却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旧中国的农民，哪个不是望子成龙的呢？然而穷人家的孩子上学，真比登天还难啊！

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神气活现地去上学，昌贤很是羡慕。一天深夜，昌贤一觉醒来，耳边传来爸爸妈妈有一搭没一搭的讲话。

“我说，佛成这娃子都6岁的，该想办法让他去念书了。”这是母亲的声音。

“唉，谁说不是呢！”父亲无可奈何地答道：“可是读书要花钱哪，我在他这个岁数，早给人家当放牛娃了……”

“家里的光景我还不知道？”母亲低声细语地说：“我是看他以后会有出息，怕耽误了他，不读点书识点字，以后还不得象你这样受穷……”

“唉，钱哪……”

昌贤好象一下懂了好多事，他赶紧把眼睛闭上，怕爸爸妈妈知道自己听到了这些令人心碎的话语。

贫困的生活使孩子早熟。昌贤从此将上学读书的念头深埋心底，力争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不愿看见父母的那张愁苦的脸，可那愁苦的阴云却始终笼罩着他的心。

幸好，在宗法势力强大的农村，还有些人在关心着昌贤的前程。

一天，族里的老人们把唐隆炬叫去，对他说：

“我们这一族里的孩子，冒（没）得几个念书的，几家有点钱的，孩子不是笨就是懒，根本不是读书的材料。你儿子从小就聪明伶俐，我们是看着他长的，不让他去读书上进真是太可惜了，还是让他去上学吧。我们已经议定从族里公积的粮食中，每年拨出6担谷子，作为昌贤的学费，你只管让他上学去就是了。”

唐隆炬象得了圣旨似的，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脸色难得地挂满了笑容。

看你高兴的，是中了状元还是拾了个金娃娃？”黄秀贞奇怪地问。

“是菩萨显灵，佛成要上学了！”唐隆炬颠过来倒过去把刚才的事说了好几遍。

昌贤高兴地抱着妈妈的腿直叫。黄秀贞赶紧用碎布给儿子缝了一个书包，边做活边用手背拭去欣喜的泪花。

学校离家不远，大约有2里多路，出了家门，翻过一座山再到前面一座山前就到了。学校叫诚嘉乡私立小学，实行的是新教育制度，教材是新国民教育的课本，有国文、算术、图画、手工、写字、历史和地理等课程。

昌贤个子矮，坐在第一排。看着一屋子乱哄哄的小朋友，他又兴奋又紧张，这里是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世界。

第一节课上的是白话文的《国语读本》，教的字是“人、手、足、山、水、田、狗、牛、羊”。昌贤端坐着，瞪着小眼睛专心地听着，一句一句跟着先生念，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有趣，到了下课，这几个字已牢牢地烂熟在心里了。

知道能上学不容易，他格外加倍用功。每天放学归来，一进门就做作业，做不完决不吃晚饭；晚饭后又预备第二天的功课。对每天的功课，总是准备了又准备，复习了又复习；对先生布置的作业，总是反复演算，生怕有错。黄秀贞又高兴又心痛，怕他累坏了，唐隆炬却说：“这娃子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先生们也喜欢他。你懂什么，他爷爷在世时，不是常说什么‘三更灯火五更鸡’吗？读书这活就得下死力，和种田是一个理儿”。

中午放学后的时间最难熬。一肚子早就咕咕叫了，还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饭吃。每当他蹑手蹑脚走近家门，偷眼望去，如见父母愁眉苦脸地坐对空桌，就知道中午是没饭吃了，便向小山上跑去。山上有野枣子、野梨子、野葡萄等野果子可以充饥。

有一次他到了草木繁盛的小山上，只见从草丛里滚出几个孩子。昌贤一看，是几个地主家的孩子。

“你冒（没）吃饭吧？”一个孩子问。

“冒得”，昌贤觉得小脸微微发热。

“我们请你吃中饭，你替我们做作业，好不好？”原来他们常常连课都不听，哪里会做作业呢？他们带来的饭菜摊了一地，白花花的大米饭，油腻腻的腊肉、腊鱼，还有诱人的五香鸡蛋。昌贤虽然饿得难受，但不愿吃“嗟来之食”，而且平素对这几个富人家的孩子也没什么好感，说了声“不干”就飞身奔向学校。他的天堂在课堂。在知识的海洋里，他如鱼得水。知识象江南细如柔丝的春雨，缕缕浸入他干枯的心田，使他知道除了爸爸、妈妈和自己之外，外面还别有一个宏大的世界，还有无数值得探索和追求的东西。虽然他是那样弱小，还没有力量走进这个世界，

但向着这个世界奔去，却是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得了。

三

一天下课后，昌贤正准备收拾书包回家，唐以诚老师把他叫去问道：“你想不想现在就去考高小？”

昌贤感到突然，他才上完三年初小，还要再学一年才能考高小呢。不明白先生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唐老师说“我听说你已经将初小四年级的课程都自学完了，有没有这个事？”

“是的”。

“那就考考看嘛！考不上也冒得关系，大不了再上一年就是了”。

这个主意倒很诱人。昌贤虽然老实，但很自信。他力气不比别人大，但在动脑子上，是不比别人差的。回家和父母一商量，决定去试考。

赴考场的那天早上，黄秀贞特意为昌贤做了两个油粑粑，千叮万嘱地送上了路。

到了发榜的那一天，昌贤跑去一看，竟得了第二名。他就这样越级考入菊溪高小。

然而，这个高小昌贤却没能好好上。原来自从祖父去世后，家里常靠举债度日，“富者出本，贫者出利”的高利贷，象吸血鬼般地吸干了他父母的血，使他家常常沦到“欲食无粮，欲耕无田”的境地。父亲被债主逼得走头无路。昌贤在7岁那年的农历大年三十晚上，见母亲照例在做供奉祖先的饭菜，这是她变卖了陪嫁的银簪子换来的钱买的，只是不见父亲，饥肠辘辘的昌贤禁不住问妈妈：

“爸爸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妈妈把昌贤拉到身边，低声说：“你爸爸到后山‘做皇帝’去了”。

穷人“做皇帝”就是躲债。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到年三十半夜，是债主逼债最凶的时候，只有到了大年初一至十五，逼债的人才不上门。

爸爸年年大年三十都“做皇帝”，昌贤人小不知道。这天晚上天寒地冻，阴风惨人，远山近树，一片墨黑。唐隆炬在后山又冻又饿，好容易熬到后半夜，想想可能没事了，便深一脚浅一脚地从后门悄悄地溜回家来。哪知前脚刚进门，前面就响起了债主凶猛地敲门声，唐隆炬吓得扭头就往后山跑，不料天黑路滑跌了一大跤，当场吐血不止，长期积劳酿成的肺病爆发了，从此一病不起。终于在1921年3月于贫病交困中去世了，时年才43岁。

唐隆炬的遗体放在厅堂里用两个条凳架起的一块光门板上，没有殓衣，没有棺木，自然也无法下葬。债主们都来了，他们围盯着黄秀贞，象眼睛里滴着血的豺狼。幼小的昌征、昌实吓得直哭，昌贤是长子，他挡在母亲前身，要以自己弱小的身躯来保护亲人。

债主们骂了一阵，觉得唐隆炬已死，又不能把黄秀贞变成钱，就变换方法，对黄秀贞说：

“不管怎么说，欠债还钱，夫死妻还，这是老规矩；丈夫死了，总得入土一葬，老放在厅堂里也不是个道理，我看这样吧，你一个人带三个娃子，也是活不下去的，不如将这个最小的卖了，一来还债，二来把人埋了，大家都都平安了”。

黄秀贞已是一筹莫展，只得流着泪应允。当场有个老实的生意人，叫唐隆椿，说自己没有孩子，愿意出50块大洋和两匹布将昌实买去。

这部分钱、物，一部分还清了债务，剩下的买了棺木，做了殓衣，将唐隆炬安葬了。丈夫死了，小儿子卖了，一下子人财两